

●桑梓留痕●

扳罾

□查贵明

当翻开《史记·陈涉世家》，指尖划过“置人所罾鱼腹中”的句子时，墨香里忽然渗出滁河的水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罾”字的写法，课本上的铅字方方正正，却远不如童年记忆里那张浸在河水中的大网鲜活。罾，是渔具里的庞然大物，四根粗木柱像河神的肋骨，深扎在滁河两岸的泥滩里，尼龙绳牵着网角，在水流里画出不规则的几何图形——说是等腰梯形，倒不如说更像老渔民皴裂手掌的轮廓，带着泥土的粗粝感，也带着河水赋予的柔韧。

儿时的滁河是鱼的王国。春汛时，鳊鱼、鲤鱼、鲢鱼顺着水流涌进浅滩，河面下像是藏着无数条晃动的银链。村里的赵大爷是扳罾的好手，他总说：“罾要沉到河心底，才能接住老天爷撒下的鱼籽。”那时我不知道“河心底”的河水有多深，只看见他和儿子扳动辘轳时，身体向后仰成满弓，额头上的青筋像网绳一样暴起，辘轳的“吱呀”声能传出半里地。滁河是水上要道，货船鸣着汽笛驶过，浪花拍在罾网上，水珠溅在我们光溜溜的脚背上，凉丝丝的，混着河泥的腥气。

扳罾的时间藏着老渔民的智慧。赵大爷总在黎明前下罾，那时鱼群刚从深水浮上来透气。他往罾心系上一块用酒糟泡过的米糕，米糕的甜香混着河水的冷冽，像一只无形的手，把鱼群往网里引。辘轳缓缓转动，大网沉入水中，河面先是泛起一圈圈涟漪，随后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们知道，水下正上演着无声的诱惑，那些贪吃的鱼儿正围着米糕打转，丝毫不

不知自己即将闯入一张温柔的罗网。

起罾才是真正的硬仗。有次我和小黑偷偷爬上辘轳，两人各握一头把儿，铆足了劲儿往后扳。我们的脚悬在半空，裤腿被风掀起，可罾网像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赵大爷远远看见，哈哈大笑：“小崽子们，扳罾得有巧劲，不是瞎使蛮力！”他和儿子站在辘轳两侧，一人喊起渔号子，一人跟着应和，号子声低沉沙哑，像从河底捞起来的石头，带着水汽的重量。随着号子的节奏，辘轳开始转动，罾网慢慢浮出水面，起初只是网角的绳子湿漉漉地垂下，后来整个网面像一只巨大的贝壳，从河心缓缓打开。

网里的鱼群炸开了锅。鲤鱼甩着尾巴拍打水面，溅起的水花比阳光还亮；鳊鱼扭动着滑腻的身体，试图钻进网眼逃生；最贪吃的鳊鱼还叼着半块米糕，瞪着圆鼓鼓的眼睛望着天空。我们蹲在岸边拍手尖叫，赵大爷的儿媳妇划着小渔船滑到罾中央，兜网一舀就是半筐鱼。她手腕翻转，鱼儿便哗啦啦掉进船舱，鱼鳞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金。

赵大爷的罾网格外大，能让巴掌大的小鱼轻易穿过。我曾问他：“爷爷，网眼这么大，小鱼都跑了，多可惜啊。”他蹲在船头理网，手指穿过网眼，像抚摸孩子的头发：“傻小子，鱼要养，河要留。把小鱼都捞绝了，明年拿什么吃饭？”那时我不懂其中的道理，只觉得他说话时，滁河的水在他皱纹里晃啊晃。后来在课本里读到“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忽然明白，古人早把生存的智慧织进了渔网的经纬里——扳罾虽猛，却留着一线生机给

江河，也给予孙。

可扳罾终究是费力的营生。二十年前我去鱼塘钓鱼，看见塘主安了小罾，便打趣他要“一网打尽”？他憨厚地笑：“现在谁还靠扳罾吃饭？你们钓不着鱼，我扳几条给你们下酒，总不能让客人空着手走。”他的辘轳已经换成了电动马达，按下开关，罾网就乖乖浮出水面，再也听不见渔号子的回声。近十年再回滁河，折戟沉沙铁已销，沿岸的罾柱早已腐烂，只留下几个模糊的坑洼，像大地结了痂的伤口。货船依旧鸣着汽笛驶过，河面宽阔如昔，却再也看不见那张在水中画出几何图形的大网了。

如今想起扳罾，总觉得那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四根木柱是天地支点，辘轳转动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渔号子是河神听懂的歌谣。当电动马达取代了人力，当鱼塘养殖取代了野生捕捞，扳罾像一件过时的青铜器，被岁月收进了记忆的博物馆。有人说它是“渔具里的核武器”，杀伤力太大；可我记得赵大爷理网时的神情，那网眼里漏下的不仅是小鱼虾米，还有对河流的敬畏。

时代总要向前走，就像滁河的水不会回头。可那些沉在河底的罾影，那些悬在辘轳上的童年，那些混着鱼腥味的号子声，终究成了刻在血脉里的图腾。当我在史书里遇见“罾”字时，眼前总会浮现这样的画面：暮色中的滁河泛着金红的光，赵大爷的背影映在网面上，他一边扳动辘轳，一边唱着不成调的渔歌，网底的鱼儿蹦跳着，把夕阳的碎片抖落进河水深处——那是旧时光在闪烁，也是一条河流曾经的呼吸。

●烟火清欢●

花生米

□郑鹏程

花生在生活困难时期还是比较奢侈的食物。“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早先的谜语歌谣，道出了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那时候家家户户平日根本不舍得吃，只在逢年过节或客人到家时，一碟炸花生米，就是道很不错的下酒菜了。

社会发展得快啊。如今，油炸花生米在稍稍上点档次的酒店已不常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与花生同属坚果类的腰果。这腰果还尤其受到一些时髦人士的青睐。

但我还是喜欢油炸花生米。独自小酌两杯或二三好友相聚，来盘油炸花生米要比那腰果经济得多，感觉上也亲切些，甚至还有一些怀旧情结；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自诩做油炸花生米比较拿手。

可也别小瞧了这油炸花生米，做时还真的颇有讲究。千万不要放在锅里不停翻炒，那样胳膊累酸不说，还不怎么好吃。那该怎么做呢？

是将花生米置入锅中，倒凉油入锅，以能刚好盖住花生米为准。然后开火，注意一定要用微火，油的沸点比水低，用微火就能烧热，无需用锅铲翻动。四五分钟后，油开始挤眼冒小泡时，花生米就正好熟了，要迅速起锅装盘，从外表上看，没有一丝焦皮，而吃起来又酥又脆，满口喷香。

花生米煮着也好吃。先放在清水里泡一会，泡去花生米特有的涩味。有兴致的话，还可以辨别一下哪粒是花生“公”，哪粒是花生“婆”。花生米浸泡好后，捞起放入锅里，锅要大一些，不然开始用猛火煮时，水会溢出锅外。猛火煮上一个小时，再用文火闷半个小时，直到水干为止，让它充分吸收水分，滋润饱满。装盘时最好把八角大料拣掉，不然让人吃得兴起时一口嚼到就大煞风景了。也可放豆腐干同煮，或许能吃出火腿的味道。

花生还可做一道菜，确切一点说，是用来作辅料。把炒熟的花生米用擀臼捣碎，或用酱酒瓶装案板上捣也行，再切些嫩黄瓜、鲜红椒和用沸水焯过的芹菜叶，加上糖和盐，凉拌上桌，酸甜苦辣香五味俱全，特别下饭开胃。



渔舟唱晚

刘志尚摄

●阡陌流年●

难忘那年开学季

□刘 禹

又是一年开学季，那日陪年逾八旬的老父亲边聊天边看电视，当画面上出现各地家长们在为即将升入大学的孩子准备各物物品时，父亲轻咳一声说：“还记得你刚上大学时的情景吗？”我点点头回答道：“怎么能忘呢！我那时在本市读本科，每天骑车走读上下学，和中学时差不多，倒不像现在的学子，开学季总会‘搞点事情’，弄些仪式感。”父亲连声说：“是啊是啊。”于是爷俩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起当年开学季的那些事。

1988年夏末时节，我终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得知消息的父亲当天中午特意提前回家，还买了两瓶啤酒。平时滴酒不沾的他喝了一瓶多，平时沉默寡言的他话也多了不少，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你是咱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爸妈为你骄傲，关键是要好好学习，不能荒废四年的大好时光。

距离正式报到还差几天时，父亲提议一起骑自行车去学校探路，很显然，他已经提前“侦查”过了，因此轻车熟路，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所学校。一个水泥钢筋砌成的大门，加上一块名人题写的牌匾，是我对它的第一眼印象。推车走进去，占地十几亩的校园和我刚刚毕业的中学面积差不多，只是多了几幢宿舍楼和两个食堂而已。父亲看我有失望，就拍拍自行车把说：“这里的环境真好，到处都是白蜡树、杨树、槐树，看情形都生长好多年了。”感觉身为木匠的父亲开始“卖弄”学问，我不置可否地平视前方，遗憾心中的大学不该是这个样子。

转眼就开学了，第一节课是材料力学。走进教室的是一位四十多岁且有些谢顶的男老师，文质彬彬的他自我介绍姓“凤”，还说了一句让我似懂非懂的话：“有凤来仪，是咱们国家上古时期一种极为祥瑞的象征。”凤老师没有立即开始讲解专业课，而是走下讲台，一面在大教室里踱步，一面聊天似的问道：“各位同学，你们哪位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在他的注视下，很多同学低下了头。我听说过这两本书，却没有读过。见无人应答，他接着说：“同学们，四年时间转瞬即逝，你们除了学好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还要多读书。一定要记住，读书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必然是每个人进步的阶梯。”听到这里，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现在想来，正是大学第一堂课上凤老师的开场白，让我爱上了大学浓厚的人文氛围，并且从此逐渐爱上读书：去学校图书馆借书、在阅览室看书、到新华书店买书、每天睡前躺在床上阅读近一个小时的书籍，睡前阅读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读书使我受益匪浅，否则就很难解释一个学习工科的学生，怎么会在工作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和难得的机遇，竟然做起文字工作，还干得风生水起，甚至如今还自然而然地笔耕不辍。

在这个开学季，想起了那年那月开学季，尤其感谢敬爱的凤老师，是他给我的指点，让我终身受用。

●诗韵潮声●

渡口秋色(外一首)

□林钊勤

落日在江面铺展余晖
金红的光，揉碎在水波间
老旧的木船静静停靠
船身的纹理，藏着岁月的留言

岸边芦苇摇曳
芦花似雪，飘向远方
秋风轻吻着它们
仿佛在低诉季节的变迁

我站在渡口的石板上
鞋底摩挲着历史的沧桑
江水悠悠流淌
载着往昔的回忆，流向远方

对岸的山峦，染上秋霜
绿色渐退，黄与红登场
飞鸟掠过天际
叫声划破宁静，余音绕梁

暮霭渐渐升腾
模糊了渡口的模样
心中泛起的愁绪
在秋色里，缓缓生长

故乡的秋

故乡的秋，是檐下的风铃
摇响黄昏，惊飞了巢里的燕影
那棵老柿树，挂满橙红的梦
在微风里，把思念轻轻晃动

田间的稻穗，弯成岁月的弧度
农人的脸上，流淌着满足
镰刀挥舞，奏响丰收的音符
谷粒归仓，装着生活的富足

村边的小河，倒映着蓝天
落叶漂泊，似时光的小船
我沿着河岸，细数从前
那串脚印，被秋霜渐渐填满

故乡的秋啊，是心头的暖
月光如水，洒在儿时的庭院
灶火映红了奶奶的脸
煮出的红薯，香甜了整个童年

晚风的诗行

□陈 蕾

晚风踩着华尔兹的步伐
一头撞进屋里
晾衣架上的风铃
叮叮当当凑成了曲

赶在暴雨前，把衣裳收回家
指尖触到晾衣绳
却被窗玻璃上那个摇晃的身影绊了
人生已然过半，白发鬓间爬

腰间未曾装着万贯
只有几枚便士在衣兜里叮当响
倒也不妨碍抬头，欣赏
月光洒在掌心里的美好

你看，梦想哪有那么远
不过是翻看美食书时
番茄牵着金针菇
西蓝花拥抱着虾仁

这些五颜六色的精灵
在往后余生的日子里
串成一首首
冒着热气的歌谣

生活没有固定的模样
哪怕皱纹铺满脸庞
只要心中还有梦想
便能把家常酿成诗行

